



高 嵩 著

回回族源考论

回回族源考论

高 嵩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B

17.164

回回族源考论

高 嵩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6.5 印张 字数：140千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601-3282-8/K·50 定价：3.80元

内 容 提 要

回族考源，系国内外民族史专家们关注的重点课题。本书按三个历史阶段考察了回族主源：（一）考定此前学术界关于回族主源为蒙元回回人的学说正确无误。（二）考定蒙元回回人（西域回回）的民族实体，包括东伊朗化回鹘人和回鹘化东伊朗人两个伊斯兰亲族的成份。（三）考定蒙元回回人的第一亲族伊斯兰回鹘人应祖述古代中国北方魏姓族系。



小 传

高嵩，53岁，河北阜城人。1949年入西安育德中学。1956年入西北大学。1960年大学毕业后到宁夏工作，在中学教过语文、外语、史地，凡二十年。在求学及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潜心学术，偏好哲学及历史。1980年后，调入银川市文联工作，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业余时间研究美学、敦煌学和民族史，发表著述百余万字，有《李白杜甫诗选译》、《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张贤亮小说论》等著作行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1990年调到宁夏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

序

冯增煦

九年前，高嵩同志曾向我谈及回族之远宗乃古代之“铁勒”云云。当时我对“回纥论”存疑，又觉其语焉不详，迹近“推理”，所以姑妄闻之而未敢苟同。如今经逾十一年之攀援，读其文稿，果然寻绎详备，持之有故，不得不钦服其说。同时见他亲携书稿前来晤谈，华发豁齿，更使我为之动容。回族本为一多族素之民族，而其主源已公认为蒙元时期东来之“回回人”，但对之细加考究，却仍嫌不足，反而多注目于其信仰之穆斯林史。所以“回回人”者，仍觉难知其究竟。而今阅读高君书稿，则见其考论始终均循民族学之轨迹运行，致使作者经久跋涉于古代中亚史与宋、辽、金、元史料这一交汇地区，穷溯“回回人”之民族实体，果然得其底里，屹屹终岁，遂成此书。作者虽然紧步前辈学者而自诩“补白”，但汇通中外史料，剥茧抽丝，充其借助于语言学辨析，穷究详辨，是以本书逻辑严谨，自成体系，细读者细阅其《“回回”语音考论》、《论中亚史上的“回回现象”》以及《释“灰”》等篇，便可见其细末不苟，有所发明。本书之名，已提示全书主旨，然而作者考论之余，于末篇《回回族源概说》中仍将回族之形成层次分明地加以概括，可视之为本书之终结，故不再涉及明代以后回族之发展。因此，本书之贡献，亦可视为对建立系统之“回回学”在“族源考”上完成的一次成功的探索。本书凡十三篇，实为作者论

文之汇集，故难免前后论述重复，有失精简，而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亦或有值得商榷之处，所以有待读者及学术界之讨论与指正。以上为一得之见，记叙了我阅读书稿后的初感，权充其序，兼供读者参考。

1991年6月23日

于陕西教育学院

目 录

序.....	冯增烈 (I)
答友人书 (代绪论)	(1)
关于回回起源——诸说评要	(15)
关于回回起源——群籍摘笺	(27)
“回回”读音考论	(44)
西域回回国考论	(64)
证哈拉汗国为回回国	(83)
证塞尔柱克国为回回国	(98)
证花拉子模国为回回国	(108)
证加兹尼国为回回国	(118)
论中亚史上的“回回现象”	(125)
论魏姓族系	(145)
释“灰” (附：关于P, 1283号藏语文卷 中的Hor国)	(161)
回回族源概说	(176)
跋	(198)

答友人书

——代绪论

罗飞先生：

承您阅读了《回回族源考论》的全部文稿，并提出一系列问题要我回答，我十分感激。

有些书，是作者本人饱经折磨以后写出来的，因此它们也会折磨读者，就像施行某种报复。您说读这部稿子使您“受了一次折磨”，对此我除了向您鞠躬以外，实在不敢说想辨白什么。您知道，为了这本书，我耗去整整十一年的时间。1979年树叶黄的时候，我着手搜集资料，您会记得，我那时还是青丝满头。今年，1990年，又是树叶黄的时候，当我把书稿送上您的案头，您看，我已是两鬓灰苍了。痛哉，年光之不惠人也！

下面，我谨对您的垂问一一作答。

一、您问，我写这本书的“最初意向是怎样产生的？”

我是回族之婿。回回民族乃我泰山泰水之民族，我愿以此尽子婿辈的微忱。另外，我知道汉族历来祖述华夏，而我还想知道，回族应当祖述谁。在我检寻有关回族起源的资料时，我碰上了八种学说。在八种学说中，我凭直觉喜欢上了

回回人起源说。这种学说朴素的真理性，就像说金项链来源于金矿砂一样无可置疑。可是，在究诘回回人的民族实体时，我在一些出版物中读到的，却只是关于教民共同体来源的答案。实际上，我国回回民族，既是汉语区伊斯兰教民共同体，又是根枝分明的民族实体。我认为，我国回回民族，是两部史书的主人公。第一，她是中国汉语区伊斯兰史的主人公；第二，她是她自己民族史的主人公。在前一史书中，她的重要先民波斯、阿拉伯的穆斯林蕃客，理所当然地要占居源头部位。在后一史书中，居于源头部位的，却不能不是蒙元回回人。所谓民族考源，那首务，自应是寻索主源。而主源的形态，无论如何也应当具有相对的单一性。在撰写上述两部史书时，对于源头的叙述要保持两个纯度。在第一部史书中，要保持穆斯林的纯度；在第二部史书中，要保持蒙元回回人在民族学上的纯度。用民族史的观念考察教民史的源头，是不适当的，那会把纯度很大的穆斯林群体看成多种民族成份的“堆凑”。同样，用教民史的观念考察民族史的源头也是不适当的，那会把民族形成中居于主轴部位的实体性内核湮没。您知道，考察我国回回民族的族源，难度是很大的。主要原因是明初以来六百多年内，教民史对民族史的湮没已经深入汉语区全体人民的观念、习俗和集体潜意识。但是，并非没有一个入手处。比方说，在我看来，在回回民族的名称上，就寄存着三个层次的信息。第一个层次的信息是：从我国明代（公元十四世纪中叶）回回民族形成期，上溯蒙元回回人，便找到了回回民族的主源。第二个层次的信

息是：从蒙元回回人，上溯中亚民族史，应当将我国宋、辽、金、元等“国史”及有关私家著述所记载的中亚“回回现象”（这个概念是我提出的），作为民族融合的结果，而将古来世居中亚的东伊胡人，作为参与民族融合的一种成份，再将在上述史籍（特别是《元史》）中与“回回”同义并出的“回纥/回鹘”，作为参与民族融合的另一成份。在两种成份的交叉点上，标出在蒙古西征以前二百多年时间内全面统治着中亚的那种成份。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中亚两大基本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居支配地位的一方，已将另一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继承了下来，并且仍能保持自己作为第一亲族的民族外壳，从而，她有力量使融合的方向朝自己一方倾斜！这个民族是谁呢？如果我们不瞎猜、不乱凑的话，应当承认，她就是在中国史书上与“回回”之名同义而并出的“回纥/回鹘”。第三个层次的信息是：在找出回回人的第一亲族回纥/回鹘人以后，即可将她判定为东伊朗化伊斯兰回鹘人；接着，便可像汉族的民族史追寻华夏一样，追寻中国古代媿姓族系的最早踪迹。

我很高兴，我关于回族考源工作的“三台阶论”您已经注意到了。它是由以上思路演化来的。

二、您问，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碰上的“马奇诺防线”是什么，我又是怎样破除它的？谢谢您的幽默。不过请允许我把“马奇诺防线”换成“难题”这个词。

第一道难题是：“回回”这个读音是怎么来的？第二道难题是：怎样解释国内外许多学者把中亚回鹘史叙述成乌古斯史或突厥史这种现象？第三道难题是：中亚回鹘人是怎么过去的，他们与回鹘帝国的接榫部位在哪里？

破第一道难题的过程是这样的：我根据《元史》判定：“回回”与“回纥/回鹘”同义并出的现象，意味着“回回”是“回纥/回鹘”在第二亲族语中的音变。我摒弃了顾炎武、洪钧等人仅据汉语音韵学规则演示音转作业的做法，而把岑仲勉先生根据近代考古学发现的公元九世纪于阗一粟特语文献对于“回鹘”一名的记音资料考证“回回”读音来源的学术作业接了过来，参照法国回鹘学家J·哈密顿先生在他一篇论文注释中对上述于阗一粟特语文献比较详赡的引例，纠正了岑先生的失误，补足了他的缺陷，找出如下换读关系：回鹘人=Hve:hvu:rä，汉语音直为“回乎瑞”。您看，这正是“回回”！这个作业至此只算完成了一半。由于还弄不清回鹘跟乌古斯的关系，只得暂时撂下。详后。

破第二道难题的过程备极艰辛。我从一些国外史料中发现，Turk原来是Türk的紧缩词形，便怀疑将Turk译作“突厥”是否正确。当我找出“突厥”二字的中古音和唐代吐蕃语对它的译音时，我的怀疑益深。当我研究了《北史》及《隋书》铁勒传上那份关于铁勒分布的部落名表，知道东、西突厥汗国绝大多数族众原来是东、西铁勒人的时候，我索性将上述怀疑变成了否定。我坚信：在突厥帝国灭亡后，所有的Turk人至少在内涵上都应当是铁勒人。而铁

勒，是一个伟大的族系，祖于狄。回鹘跟它什么关系呢？从《国语》韦昭注和《左传》杜预注得知：狄，隗姓。隗即媿，即上古之回鹘。狄即狄历，即Turuk，即上古之Turk（铁勒）。既然在上古时期媿为狄姓，那么在中古时期，回鹘必为铁勒族系总姓。

在探求回鹘跟乌古斯的关系时，我发现西方有的学者（如丹麦V·汤姆森）早就掌握了这样的资料：On Oghur = On Oghuz（十姓回鹘 = 十姓乌古斯）。随后，我又在日人安部健夫先生《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一书中，读到他对唐代回纥改名回鹘的看法。他指出：那是由于产生回鹘帝国可汗的部族在公元795年以后由东方九姓集团（小九姓）药乐葛氏换成了西方著名部族阿跌氏。真是卓越的创见！我据此判定：“乌古斯”为“回鹘”的西部音型；以著名的阿跌部族为代表的回鹘西方诸部，素以“乌古斯”这个音型表示自己的族系总姓。事情至此并不算完，还有一个省称问题。乌古斯的省称是“古斯”，或“乌兹”；回鹘的省称是“胡”，或“花”（按：“花门”之“花”），或“霍尔”（藏语译名），或“兀儿”（在蒙语中变作“兀勒”）。由这些省称，可领悟先秦史料中“鬼通九”的“九”字，借以弄清狄、媿、九的关系。为什么呢？上述省称可视为“九”字原形音在后世出现的生动形态。绕了这么个大弯子，我得出了两个族系公式：

A，媿姓族系公式（适用于上古史）

狄 = 媿 = 九

B, 回鹘族系公式(适用于中古史)

铁勒 = 回鹘/乌古斯 = 胡、霍尔/古斯、乌兹

站在这两个公式上俯首而视,便可看清:国际东方学界一些学者归纳出来的“九姓古斯 = 九姓铁勒 = 九姓回鹘”这个公式,从部族联盟一级上说,是正确无误的;便可看清:以盛极一时的个别部族命名的“突厥学”,给民族学研究添置的障碍实在是太多了!

这两个公式,是我的矿灯。这些年,我每在中亚民族史的地层下掘进,都要把它们挂在我的矿工帽上。

破第三道难题,我把重点放在了对阿跌部族史的清理上。我通过间接获得的拜占庭史料及古代亚美尼亚史料,知道“阿跌”的名称有一些异读形式:喀迪尔、哈兹尔、曷萨尔/哈萨尔、哈兹尔克。当我发现曷萨尔/哈萨尔这种词形时,我不禁惊异。因为我事先发现《旧唐书》、《新唐书》等记叙回鹘帝国破亡前三位可汗的名称时,有两位分别被记作“曷萨特勤”和“匿敦特勤”,有一位被记作“胡特勤”。“胡”是族系省称;而前两者,实为同一部族名称“曷萨”的记音。“曷萨特勤”“匿敦特勤”,皆为“曷萨”部族出身之王子。您看么,两《唐书》均记载过回鹘帝国可汗易位于阿跌氏的事,到末了却变出两位曷萨氏王子来继承大位!这等于告诉我们:曷萨者,阿跌也。看么:在西部,曷萨 = 喀迪尔;在东部,曷萨 = 阿跌——这不明明是宣布了喀迪尔 = 阿跌吗?阿拉伯史家阿勒·卡尔西记载公元九世纪中叶哈拉汗朝建立者为“喀的儿汗”,十一世纪我国维族学者马哈

木特·喀什噶尔在他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解释“喀的儿”条时特地指出：哈拉汗朝诸汗都称做“喀的儿汗”。这句话决非等闲。“喀的儿”这个词的本义为“果毅”，犹如“商王”的“商”字本义为“做买卖”；实际上它们又都是部族名号。喀什噶尔为该汗朝王族成员，他的这种含蓄的措词，犹如我们说：“商，意思是做买卖。商王的商，用的就是这个词。”对他的话用前面的关系式诠释一下，就可以这样说：哈拉汗朝代代的汗，全都是喀的儿汗（我作喀迪尔汗），或曷萨汗，阿跌汗。

所疑如是，我即否定了关于该王朝创建者的“葛逻禄说”、“样磨说”和“处月说”。

哈拉汗朝首都之名，《元史》作“谷则斡儿朵”（《曷斯麦里传》）。但同一部《元史》，却又用“古徐儿国讹夷朵”称呼它（《郭宝玉传》）。后者加了“国”字。按照习惯来理解，“古徐儿”当是国名。对所谓“古徐儿”，我们除了解释为“曷萨儿/哈萨儿”以外，大概别无门径了。后世在这里出现的“哈萨克汗国”，实在具有承袭“古徐儿国”这个名号的浓烈意味。这个王朝，如果让我定名的话，我想，把它定为“曷萨汗朝”要比“哈拉汗朝”更妥当吧。

絮絮叨叨说到这里，我想对“乌占斯”这个名称的广义性“一言以蔽之”了。她是以阿跌/曷萨部族为轴心的回鹘族系西部支系。

三、您想让我就回回族源问题作出“言简意赅的概括”。让我试试看吧。

我把答案分为三个层次：（一）明代形成的中国回回民族，她的主源是蒙元时期由中亚来的回回人。（二）回回人的民族实体，是葱岭及其迤西乌古斯/回鹘人与东伊朗人两大伊斯兰民族融合高峰期的二重化实体。被蒙古人签发来的回回人中，大量的她的第一亲族——东伊朗化的乌古斯/回鹘人，少量的她的第二亲族——乌古斯/回鹘化的东伊朗人（平原塔吉克人）。（三）十三世纪以后，中亚两大基本民族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第一亲族化的浪潮累次涌起，第二亲族则渐渐融失。大约到十六世纪末，这个民族融合的漫长过程，才以平原塔吉克人的基本泯迹而临近终结。于是，在中亚地区，“回回”之称也渐随东伊朗语的消歇而消歇。到了这个时候，两个伟大亲族的融合，才经过曲折的历程完成了向第一亲族的回归；民族史依照第一亲族判定法则追溯的回回人的主源，才在新形成的民族实体中得到直观的显示——虽则是更高一级的显示。

四，您问，在我看来，应当如何估价蒙元回回人在回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想您一定注意到我提出的“双主轴说”。即：第一，回回人，她是本族系一些伊斯兰部族成份（如葛逻禄人、阿尔浑人、康里人、钦察人等）在中国内地实现聚合的主轴；第二，回回人的东来，是东方伊斯兰世界主体民族巨量成员的东来。蒙元以降，在汉族聚居区内，她的掌教者的权威形象，使她成为各个穆斯林群落共同体形成过程的主轴。第三，在伊斯兰文化的聚合作用下，我国回族